

遺文第十五

江陰縣志卷之二十一

授張蘊江陰令牒

前攝蘇州長洲縣令文林郎前守洪州督府叅軍
張蘊牒奉處分宰千里之邑寄百里之命巽懦則
絲棼繩亂用剛則土曠民離苟得適中庶幾可守
前件官窮經任已明吏藩身御札承制正授常州
江陰縣令表次錄奏仍牒舉者天復三年

淳化制書贊

勅登仕郎前守滑州胙城縣主簿趙遂良方居官

守遽構鞠凶如聞清白之家慮闕丞嘗之費免從
禮制俾復句稽非欲奪爾孝思且使資吾俸給可
特授守滑州胙城縣主簿填見闕散如故淳化元
年二月日 臣嘉言蒙恩茲壘厥既視事則謁群
望有斷碑卧祠下俾吏視之以太宗皇帝制書報
竊恠焉命錄其文則淳化中賜趙遂良誥也遂良
嘗以殿中丞知軍事其孫澤民復茲攝邑侈其祖
賜而刊諸石榜閣爲清白堂且屬劉谷記之臣嘉
言三復誦嘆咏祖宗德意之美而惜茲碑之仆也

命復建立謹再拜稽首爲之讚曰於赫上聖風教
是扶小臣清白寵賁璽書首陽采薇宣父稱仁立
懦廉貪萬世愈尊有唐守臣正身律下清白賜箴
吏以感化矧惟嗣皇光茂往則四方風動疇敢不
飭左宣教郎權發遣江陰軍兼管內勸農事借緋
魚袋臣薛嘉言重建

紹興賜李寶制

制曰率貔貅而遠討獨高靖海之功鼓鍾鎛以凱
還宜懋策勲之典睠予良將克著顯庸有光盟府

之藏爰峻齋壇之拜誕敷命綽徧告廷紳左武大
夫宣州觀察使改添差權發遣兩浙西路馬步軍
副總管江陰軍駐劄李寶氣勁以雄才全而果結
髮而與虜确勲收百戰之多執戈而爲士先勇冠
萬夫之表蠹茲羯虜恣彼狼心欺天背盟殘民逞
欲萃犬羊於淮甸方深窺伺之圖潛舟楫於海堧
欲肆包藏之計乃授成於虎旅俾遐陟於雲濤忠
誠仗義而鼓行豪傑聞風而響應千艘水擊威名
遠計於伏波萬舸灰飛偉迹更高於赤壁俘獲靡

容於數計招降何啻於千群一空蟻穴之屯永息
鯨波之勇第功居最錫寵宜優啓臣屏以建旄分
諸道而置使肇新封爵倍敦戶租用壯戎容益昭
予眷於戲歌出車以勞還卒朕方施不次之恩誓
擊楫以清中原爾尚建非常之績徃祇顯渥佇奏
膚功

紹定續修江陰志記

江陰舊志前廣文鄭應申所編時紹熙甲寅歲也
間有考之未詳略而弗備者况歷三紀之餘時異

事殊洵有增益盍廣前聞庶免踈缺顏侯奏院一
寓目而深有志焉庭堅以文學掾承侯命偕前國
學進士蔣汝通纂修之迺審訂是非搜訪遺逸因
其編目隨類附入眎前志爲稍詳若曰全備則非
庭堅敢知也紹定庚寅季夏望日修書告成姑記
其略云郡文學掾郭庭堅謹識

君子堂記

史孝祥
元人

暨陽郡庠之南古有雙池蒔以荷花表以嘉樹古
類水之制也二小亭翼然池上曰光風曰霽月爲

學者詠歸游息之地歲久亭墟地亦蕪穢不治其
爲士者病之大德五年張侯時舉來牧是邦暇日
過焉臨池徜徉思起其廢乃度地東南隅築堂三
楹以面之陶清鑄明局勢顯敞翕受佳致涵泳聖
涯每南薰微來清馥橫度亭亭淨植露卷雲舒網
其天孫之機絢兮鄂君之被亦美觀也夏五月堂
成侯與賓客來游欣於所遇池葩岸卉亦有悅色
乃舉酒屬客問所以名或曰光風之名尚矣仍舊
貫奚其更或曰堂成爲蓮設也今顧屬之風月夫

乃考德弗類乎奚可乎於是蜀客史孝祥最後至
攝齊而升繹師虞以復于侯曰今夫中通外直不
蔓不枝可以遠觀不可褻玩是爲花之君子茲非
濂溪先生之語乎先生閔世道之胥濁感斯花之
獨清較德評芳而以君子之名加之其旨深矣吾
聞澤陂之辭曰彼澤之陂有蒲菡萏有美一人碩
大且儼龜山楊氏謂此詩以花喻人蓋思見賢者
而作近鶴山魏氏亦謂碩大且儼之人非心廣體
胖道盛德至者不足以當之而敘詩者以爲男女

相說之辭可謂陋矣二三大儒吐辭爲經作法千古皆處此蓮於賢人君子之目噫其然哉今吾堂近在宮墻之中而玩芳領勝其間者皆吾黨之士也游聖人之門觀君子之花味先儒之訓吾意目擊道存心融意會其同爲成德之歸斯昭昭矣請氏君子之堂而寓盤杆几杖之訓以爲二三子進德修業之助人乎蓮乎流芳毓秀吾之學相爲無窮不亦可乎侯喜而笑曰命之矣君其爲我書之孝祥曰諾乃詠其事而爲記如此侯名獻字時舉

臨郡五年令修政治而於學校之事尤加意焉若鼎創校官之宇闢新小學之廬表欄楯以示正塗葺重屋以凝風氣所以黼芾侯度簫勺儒雅者實單厥心可謂不負聖朝視邦選侯之意矣斯堂之設豈但吟風弄月娛目騁懷而已哉郡幕宋君春卿張君仲威博士王君德剛皆君子人也故於是役奉謀叶志左右經畫用能不日而成是宜聯書以穀同志後之覽者亦將有考於斯文

暨居大江之陰東西南百里之近所統狹無監臨
隸屬之煩所處僻無將迎傳送之勞所治簡無爭
鬪獄訟之囂古稱浙西道院名者謂其清靜簡易
無爲而化如真仙隱士之居窮林絕島迥隔塵凡
不知其爲官府之處也江南道院十有餘所淮東
南則如臯崇川江東則當塗高安湖南北則臨武
長林閩之臨潼廣之蒼梧皆是也而暨獨稱於浙
右浙水至錢塘分流左右其間列郡十有五六唯
暨最微衆大不如杭奢麗不如蘇富庶不如湖秀

然暨獨被善名者則以暨之俗非蘇之俗暨之民
非湖秀之民也昔者延陵公子崇退讓之節於爭
奪之吳春秋嘉之實啓封於茲土而衣冠之藏隸
刻猶存香火之祠綿歷不廢淵源漸被有自來矣
入其境農朴而嗇力耕而奉公百工之器質而不
窳拙而不華商賈裁通有無而無高資厚殖之家
士大夫處居循理好學而不奔競入其官府官吏
畏法而不私守職而能勤平旦視事日晡而散庭
宋如水旁有老檜槎牙雙立清風肅然令人心醒

道院之名不虛得矣

杞鞠軒記

孫作

趙郡蘇先生避地中吳士大夫爭走其門因闢軒以延客環藝杞鞠既字其楣又屬爲之文按杞與鞠二類杞卽今之枸杞鞠則今之甘鞠鞠尤多種他如馬藺之爲紫鞠瞿麥之爲大鞠旋覆華之爲艾鞠信皆以鞠而雜餌之其害至有殺人之慘說者謂惟眞鞠延年效與枸杞不殊則眞鞠正甘鞠耳世以其萑作羹其華入藥而本草亦謂服之輕

身延年自天隨子掇以供榕按而二物始貴然其味猶在肉食之亞至東坡翁守膠西齋厨索然不堪其憂日循廢圃求杞鞠食之捫腹而笑則其用殆與穀粟比矣凡物益於人適於口不幸而不見賞於賢士君子卽猩唇豹胎味同腊毒而椒蘭桂蕙下比茨棘又况杞鞠而已哉故士論之難犯雖鄭子產之賢曹孟德之姦卒不敢以人望廢清議甚者布衣之士操其予奪定爲國是以佩安危是則物之貴賤詎不以人之廢舉爲重輕與先生於

人物無貴賤大小採攬成就出其口者視天隨東坡之藻識雖一草一木是非之公無過舉焉今復推其嗜好廁於兩賢之間然後知向之所同益信不謬余居秀之南湖日與二三子誦杞鞠賦以忘肉味久矣而比歲下田不登方春農食麥葉或者天發其珍以相斯民而神靈之效將不在洗髓伐毛之後也乃重爲之記

長嘯軒記

孫作

人之聲在天壤間與元氣同出入故凡聲與氣同

則雖生殺萬物慘舒陰陽代謝四時將無不至矣其泛宮流徵音中律呂使庭柯脫葉萬籟爲虛凝游雲而集長風又何恠與昔者聖人知夫情之不可已也爲之嘯歌以洩其憤懣不平之氣是故嘯之清也淒然其似秋使人無不悲歌之和也暖然其若春使人無不悅而八音之政於是通乎人焉西江劉子憲自其少時工爲歌詩旣以得名當時然猶自謂不足則又發爲長嘯之音寄興一時以名其軒而士大夫因以阮籍孫登輩方之是豈足

以知子憲哉子憲之事業雖不少槩見方其結軫連
騎北抵燕趙西歷秦晉上太行窺穀澠絕黃河過伊
關徘徊乎梁宋齊魯之間泝洙泗之淵源慨陳蔡之
遺跡而知道大之不容則子憲之心固已大喪矣長
嘯之發豈不賢於悲歌廣武之臺與旣而南望大江
鼓柁吳越逍遙閩嶠以挹武夷山水之勝度幾復見
延平師友櫂歌九曲之餘則長嘯之發且將卧餘子
於地下又豈艱危隱約沉湎自放於禮俗之儔可同
日語哉以是觀之懽忻悲憂浮湛榮辱成敗得喪舉
不滿夫一嘯而世有恃其不足恃以驕乎人寧弗
少媿也與吾老矣異日儻見子於麻姑山中聞有
鸞鳳之音非子也邪子毋曰不吾知也

崇孝堂記

劉教

夏氏行祠在定山西南麓中舍君謹所建以祀祖
考妣若考妣者也夫行祠非古也盖古者墓不祠
今也墓祠中舍君之先墓在綺山西麓綺山北與
定山對峙定山有崖焉下爲臺可見綺墓故表崖
曰瞻綺瞻而思思而祠祠定山猶祠之綺也厥惟

義起哉祠爲堂凡四最前以祀考妣有遺像刻諸石次祀祖考妣次曰綺雲堂刻朱子祭禮置堂內崇孝堂其最後者也壁間有石手錄兩世墓表刻之凡四通夫表表墓也而表諸祠蓋複也其思之遠也祭統曰顯楊先祖所以崇孝也斯中舍君之志也夫孝也者志之精也崇積而高大之謂也匪志罔孝匪崇罔久故有是志而後有是思有是思而後有是祠孝以思而崇乎思以祠而永乎吾聞中舍君之祖若考植義秉讓享有官秩中舍君克

懋繼述退退然謙慎以似厥子所謂顯揚者其有窮乎詩曰孝子不匱中舍君之謂矣或曰古廟制迭遷後世祠堂禮祀止四代乃茲祠可以世乎曰禮以域心心以致情聖人懼心之有過不及也故制之以禮夫不及則忘過則亟今天下過者少而不及者多與其忘也寧亟哉矧茲亦墓祠也哉於戲非知禮之變者莫知中舍君之志矣

甘澧傳

孫作

澧字公望姓甘氏其先穀城人祖道韞棄家遊襄

漢間遇異人儀狄授以黃白之術逃于中山其後有見於亡何鄉者留之一宿而世已千日故相傳韞爲得逡巡變幻之道也韞生鬯鬯生五子皆能世其家而仲子灃特醇謹醞藉與汎汎輩不同年未弱冠祖以爲風味似已且許其異日必立奇壘因字曰公壘旣長果有高志去隱江夏與黃香齊名儲人鴟夷子聞而謁之曰僕飲足下之名熟矣竊伏江夏足知雅曲然久居此恐爲輕薄子所侵吾欲挈子泛扁舟以歸五湖可乎灃罵曰人豈不

自知子雖魁梧滑稽而量不洪以身托子傾覆之患必及我矣鴟夷子捧腹開口大笑曰餘子不足容容鄉百輩未多也灃曰先生且休矣俟吾熟圖之鴟夷子謝去往說曹相國曰吾卧東閣視君侯所親皆天下茅儕也君爲相國乃不知有人才耶相國起而進曰僕狂愚誠不自知惟足下悉意教之鴟夷子曰江夏甘公壘其人也此人惟可就謁而不可力致願君侯具駕身自就之相國間即往見灃於席門之下喜曰吾得其爲人矣公壘和而

不流者也若使木桃椎之楊素羅之必出既而果然乃載歸箱中令與木石居久之鴟夷子復求見曰相君之貌玉色金聲誠過於昔觀君之行清通簡要亦似幾於聖人矣惜不早從吾言卒爲曹君所賣今相國言子於上上求子甚急且欲封之以主君將何決焉澧噫嘻大息曰僕本鄙樸素無物情相國以勢壓我強令我出假使置我於七品三爵之上吾豈愛焉然業已無及顧且柰何鴟夷子曰商君僕里人也方尊寵用事久居上前未有所

薦而吾與商君有素爲子計者莫若因僕以見商君因商君而見帝則君之富貴未可量也澧於是許諾曰與鴟夷子歡密數見傾倒約商君居上前同日上謁上方勞於政務與群臣燕洽見二人來遽問曰客何爲者鴟夷子持重不答詔光祿卿翼而至前商君從容爲上言是卽陛下所欲封者今幸求見上津津喜溢於面曰朕心醉君之德久矣何自從諸大夫來耶曰臣以陛下喉舌之官曠職願瀝涓衷以裨朝夕上前席笑曰生來吾無憂矣

然恠其意氣慷慨輸寫不竭數以口侵之曰成子
之材可謂商家之教矣若趙魯之役誰責任之澧
曰彼荒王耳徒以口腹殘民何足置齒牙間哉上
快然不樂顧左右曰此君乃欲以冷語冰人遂罷
燕明日復召見禁中曰吾味子之言厥有旨哉青
州腹心之郡顧非君莫能使吾高枕而肆志其賜
平城爲君湯沐邑以奉朝請澧再拜謝曰臣待罪
升斗之祿唯恐有過今一旦捐臣以重爵豈可無
筭願得從事斟酌可否時時召見廁於賓客足矣

慎毋以臣故令陛下荒悖迷亂啓御史執法之議
也上曰吾籌之屢矣卿所謂盡忠者澧自是居外
凡歲時郊廟百神宴饗大祀必與薦裸登降每居
上前雖大臣貴戚莫敢同列上親愛彌甚頗用澧
爲喜怒臣下多懼商君心不平欲以計傾之而未
有間會上投筯接澧商君因側足壓之狼狽顛仆
上矍然起立奔救商君而澧已惶恐投地展轉趨
出矣上竟兩釋不問澧退而歎曰上愛商君不過
口耳若我則以腹心寄之商君烏得與吾比哉未

幾灃與風后戰有功進爵灃泉郡侯官二千石終于齊 贊曰聞之長老言灃實和易善得人雖當上所信任出入禁闈無親踈貴賤召之人人與之盡歡以故大臣將相皆愛之未有媒孽其短者灃始以鴟夷子商君見上上卒任之既貴商君乃欲以計陷害當是時商君之寵不衰灃固與有力焉獨不思灃去而已隨之商君之量狹哉 書甘灃傳後曰僕不善灃每以狂生目之既坐禁錮不通賓客所在談笑索然無歡然後知灃之不易忽也

又時時見人誦灃功德不衰因詢其與素善者考其出處行事大較述以爲傳大抵士大夫立身行己皆然方其心存目識正使周孔復生何異於人至於名可得聞身不可得而見則雖丹崖青壁猶足使人欽高風而慕盛德是知古今之士以隱爲樂以仕爲悲者意有在也

紹熙中創編江陰志序

大江自京口委折而南浩漾澎湃勢益壯越數百里聚爲澄江之區其山川甚秀其生齒甚繁其風

物甚雅而名公賢士大夫落落繼出如騎星辰通德之門奐焉相接也自縣升軍額不惟其地望更重而其去行在所不信宿亦獲附畿甸五等侯之列故守將爲時高選雖在江一隅商舶輻至然道號清簡少事有枚數當今樂州者必屈指焉郡各有志澄江獨未之作也吳興施公太博知軍事慨然以爲缺典首命郡博士鄭君邑大夫徐君相與蒐獵以編爲書庶幾來者有攷鄭君於是質之古驗之今采其土地所有記聞所傳 科條所當登

載者分爲三十二門計一十卷其文直其事核其目井井也書成而施公以請祠去巨源嘗以幕僚攝承泮宮諸生僉以鋟木爲鄭君請因贊其成且巨源嘗爲施公屬載其作書之自及識其月日敬不敢辭然鄭君爲是書也亦勤矣先賢讀詩之綠竹猗猗知衛地淇澳之產在其板屋知秦野西戎之居隻字片辭坐致千里古人發興於詠歌且爾而况紀事之書乎鄭君誠有倣乎此紹熙甲寅十月朔僉書軍判官廳公事吳興俞巨源謹序

送二國士序

楊廉夫
元人

至正丁酉江浙政府以太帥移刺公僉樞府事都護方面公統率牙將凡十有六控弦之夫無慮數萬而猶兢兢慎重求賢乞言如不及於是國士者曰湖南鄧林思義江陰張端希尹並以叅謀在賔介二士行會稽楊維禎酌之贈之言曰一方面之安危寄於一都護之重一都護之舉動寄於兩叅謀之佐都護重以位叅謀重以畫畫者言焉位者聽焉聽而行焉吾見樞相之德日愈崇威日愈

隆地望日愈重且雄雖以經略天下其可也豈直東南一方面而已哉宋有國士者尹洙氏當葛懷敏之出帥鄜延也洙言於上曰不患士卒之無勇患大將之寡謀奮身自請叅議懷敏行軍事上如其請君子惜洙庶幾國士已而懷敏不能卒用而自用以償今二士之從樞相出於禮而致非自售往也自售者言易詘而禮致者言易投此言之行不行辯也言之行不行功之成不成辯也二士行矣吾將賀樞相之復吳沒地不復於控弦之夫而

復於石畫之士可指日待也二士行乎哉詩曰桓
桓上國將受鉞奠南邦貔虎嘯中野鵝鶴鳴大江
長戈挽日軸雄桀植天杠左之排闥噲右之易位
逢將軍意不樂憤作玉斗撞匹士能重國五兵徒
鬪縱下禮大將壇聘璧御金釭迺獲兩國士非虎
非熊隴文能七旬格信可三日降我歌兩國士南
金無足雙

贈筆生張蒙序

孫作

昌黎韓子傳毛穎爲中山人中山非晉乃唐宣州

中山也宣州自唐來多擅名筆而諸葛氏尤精諸
葛嘗遣其子授筆柳誠懸且語其子曰柳學士善
書當留此筆不爾卽以常筆與之旣而柳果以不
入用別求他筆其子不能知諸葛語之曰前所進
者非二王不能用也柳爲一代法書而不知諸葛
之用意諸葛之藝乃能過誠縣之書信乎千里馬
常有而伯樂不常有也 國初此法流吳興自馮
應科陸穎輩首被趙文敏賞識而宣州之筆殆無
聞焉余嘗以筆何勝於宣湖筆工有不能言此蓋

未見韋續論筆之過其法取崇山絕仞中兔毛八
九月收之毫長一寸管長五寸鋒齊腰強爲善大
抵巖石斗絕其兔下上犇突舉身之力皆聚於毫
至八九月霜降竹枯聳身曲脊以耐寒栗則其力
愈勁宣湖又山郡兔材易集故家有其業業有其
人至於用意之妙鋒齊不難而腰強爲難鋒齊者
類不能強腰強者有不能齊雖趙文敏用馮陸筆
亦僅得其齊而罕得其強余雖不善書然私識其
故而有以知韋說之不謬吳興陸用之精於爲筆

不在馮穎之下徙居婁江授其甥顧秀巖秀巖又
授其甥張蒙世傳筆法如出一手自漳泉廣海賈
舶來吳艤舟岸下百金易之殆無虛歲雖淞之士
大夫求筆有不待遠走百里而取之几席之下矣
生論筆之利病辯析至到始余識之吳郡學宮數
求余言時方次能書未暇也後余還淞其請益堅
故序以廣士君子之知而嘆識者之稀也

鴻泥堂集序

都穆

江陰文士在宋有葛文康公勝仲與其子侍郎常

之及丘忠定公宗卿元初則有陸文圭子方後子
方又有王元吉氏張希尹氏孫大雅氏皆以述作
擅名一時文康忠定僅見其文之一二常之有韻
語陽秋予嘗序之子方有墻東類稿今歸秘府張
氏溝南集嘗一見錄本然邑人鮮有藏者惟元吉
大雅之集與韻語陽秋並行於世數君子之沒寥
寥百有餘年乃今而得一人焉曰薛君堯卿其文
古奧簡質如商彝周鼎雜然並陳蒼綠眩目不俟
摩挲知非今世之物其清健嚴密又如修僊道人

僻處深山餐霞飲泉而塵濁之不能溷也蓋君少
嘗業進士通易書詩三經屢試有司不利幡然棄
去一意古學每有所作日鍛月鍊弗工弗已其爲
人沉靜寡欲而性嗜山水嘗徧遊吳越以至齊魯
燕趙之墟尋幽吊古搜奇抉恠惟用資以爲文其
在稠人廣坐衆方高談宏辯較短爭長君獨袖手
默然若無能者及其操觚搖毫篇章一出如予前
之所評則人未嘗不驚且服以爲江陰之有人置
之孫王之間殆未可優劣論也君諱章憲堯卿字

也沒年六十三子布卓甲皆勤學好文以君所著
鴻泥堂稿鋟木以傳卓來請予序予交君久相知
爲深遂不辭而書之

張紹祖去思碑頌

陸文圭
元人

西京循吏傳止七人曷艱其選艱得其循漢有生
祠未立銘碣唐碑遺愛始自仁傑猗嗟張侯爲政
廉平旣去興思媿美懷英流水城南龜趺在軒匪
佞于侯士有公言

李師善去思碑

范陽李侯之尹澄川也有五善焉約已清苦一也
禮敬儒先二也勤恤民隱三也沮斥豪強四也期
令信必五也致和間鹽官海益行省調諸郡夫修
築石隄賦以尋丈侯帥所部晨夜督役以身先之
期未半而工畢輒不俟報引衆而歸他郡淹延日
久百姓苦之俟歸將及郭見有木筏萬計橫于官
塘者阻客舟不行問其主權貴人也侯曰在法有
禁命所在拘留之權貴人所遣卒無賴於廣會上
極口詆侯坐皆走避侯弗爲動當路者轉行請託

亦弗從其臨事如此或謂侯於同列專而不和然其恢廓自信勇往直前遇事不能屈摺致與物忤非不和也又謂侯嚴而少恩然其剛腸嫉惡取怨尤而不悔其人能改卽止亦不念舊非少恩也昔少卿胡元禮欲殺一囚司丞李日知以爲不可徃復數四元禮曰吾不離刑曹此囚終無生理日知曰吾不離刑曹此囚終無死法君子以爲嚴元禮雖不及日知之恕其事曲直今無可攷要亦各執所見未必持私心也昔郭晞在汾縱卒爲暴段秀

實梟卒之首一軍盡甲秀實徃讓晞曰副元帥勲塞天地當念始終今亂且敗郭氏晞再拜叱亂卒散歸火伍敢譁者死君子以爲秀實之勇雖不可奪而晞之服善改過使一軍盡遵紀律亦不可少也嗚呼使古人之所行今人能行之則皆無愧於古人矣人之情好人之同已而惡人之異己好惡之不齊久矣任事者怨之府疑似者誘之階此老氏之所以不敢爲天下先而市中之虎卒取證於三人也然而人衆勝天天定亦能勝人公論之昭

昭終不可誣也仲尼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不善者惡之李侯之於州人也可謂善者好之而惡者惡之矣然而惡之者寡好之者衆侯者所以爲賢也於此見一州之人善多而惡者少也於此見李侯之善果可書也

江陰衛指揮使吳公勲德碑

孫景

龍鳳丁酉六月夏 王師旣克江陰郡當東南極邊去姑蘇百八十里密邇鄰敵烽火相望 朝廷以其重地也擇守將任之時定遠吳公國興方統

制丹陽能聲著聞亟命移其兵鎮焉公下車之初繕城堡浚湟池建樓櫓舟楫械器靡不完好凡所興作身常爲士卒先民久困瘁不堪役乃痛加煦噢纖毫弗及也未幾流寓復還呻吟笑歌田萊墾闢人畜蕃息租入有經繇役平均咸室家相慶曰吾徒獲奠枕矣明年春公之弟闔帥國寶復奉檄協治茲郡軍容益張秋敵人來侵公出兵擊敗之俘其二十餘人獲所棄弓弩甲仗以千數捷聞拜樞密判官錫之銀章行分院事又明年二月寇復

犯境蒙衝蔽江僞將蘇同僉者建牙君山指畫爲
進攻狀公下令曰彼衆我寡當以計破之勿輕動
也少頃敵陳于江壩公命弟國寶整兵北門當其
西北面以十餘騎蹂之禽其卒數人餘黨莫敢前
且分兵欲攻我東門公遣元帥王子明馳出一鼓
而進生獲其僞帥陶以下百五十人殺溺者甚衆
敵大敗宵遁十月寇逼常州公遣兵間道殲其援
兵於無錫之三山敵狼狽奪氣蒼黃旋軍常得無
害自是敵人震懾相戒勿犯烽燧無警人賴以安

庚子秋八月公入覲 上曰吳將軍保障一方使
吾無東顧憂者將軍功也賜之車馬珠玉不足以
旌其能命館閣士宋濂等作爲詩文以榮其還乙
巳歲除日敵夜以巨艦數百艘直擣京口黎明公
朝賀畢戒嚴以待越三日上親統舟師追襲至境
大破之寇退 上臨幸見其防禦有方謂曰汝非
昔之吳起乎稱歎久之旣班師大錫賞賚偏裨咸
與焉公性仁勇不妄刑殺有犯之則必罰無貸將
士悅服親之如父母畏之如神明平居以儉素自

持食不二羹，馘飲不過三爵，聲色貨利泊如也。夜宿城樓，枕戈警備，無變厥初。暇日則延章逢之士，談論經史，讀孫吳兵法，識其大義，訓督將校，務成其材，馭胥隸有法，不少假借，莫敢欺以私，然貪廉懦立，無不得以全其名節者。先是郡數被兵，風俗頽敝，禮樂文物蕩然無遺。公鼎新學宮，勸立社學，於是弦誦之聲相聞，禮遜之俗並興，市絕喧爭，官無囂訟。每歲部使者按郡獄訟，清簡民自不寃，又倣古屯田法，俾三時務農，以足兵食，嚴條約以禁

遊惰，詰姦慝。有一男子自稱神師，妄言禍福，蠱惑者衆，公捕殺之，衆惑遂解。己亥夏大旱，公憂形于色，率群屬潔牲酒禱于君山之陽，翌日大雨旁澍。江潮增湧，歲則大熟。在鎮十年，疆場敕寧，民阜物康。熙熙皞皞，視他郡若無事。然後例改分院爲指揮使司，仍命公長之。丁未秋九月，姑蘇平公弟國寶與平寇功進拜僉大都督府事，有旨命公領蘇任江陰士民御二公之恩，不能忘徵，余文刻石以示不朽。景又竊惟古之論將者，惟曰智信仁勇。

嚴而已矣智信爲將之本勇嚴爲將之用而仁之一字寔包乎四者也觀吳公之守邊智足以料敵信足以服衆勇足以折衝嚴足以臨下而仁愛之德未始不行乎其中昆季協心同底于治故十載之間恩威並行軍民輯睦使人有永矢弗諼之意是可嘉也已景又前嘗承乏校官義弗敢辭謹記其實

故高昇之室張氏墓磚

吾婦姓張氏諱貞娘邑人張伯成子也生於至元

丙子適予於至正丙申之冬時年二十一明年丁酉春遭兵亂相失於道越三年庚子之三月三日垢面髡髮行丐而歸會吾出不能爲家衆所容家奴牽臂而出之無以自達乃號慟而去溺死於北城之隍中嗚呼爾之死固以白此心於我也恨無力不能求文人爲汝傳又不能勒銘金石以昭墓道柰何姑書諸磚附遺骸而埋之嗚呼是年之三月十一日良人高昇之誌

坐右銘

孫作

多言欺之蔽也多思欲之累也潛靜以養其心強
毅以篤其志去惡於人所不知之時誠善於已所
獨知之地毋賤彼以貴我毋重物以輕身毋徇俗
以移其守毋矯僞以喪其真能忍所不能忍則勝
物能容所不能容則過人極高明以遊聖賢之域
全淳德而爲太上之民

研銘

杜友開
元人

置之而冰凝淒然其似秋噓之而露泫熙然其似
春惟有德以自潤能不言而詔人何以觀之吐墨

如雲

論親行點視書

姚文灝

昨會從容備聞疵謬非執事僕何由而得此欣慰
欣慰但其中有一事愚心所未喻不敢不質其疑
於左右承諭云凡諸隄岸溝渠親行點視不惟不
能徧且不勝其勞矧小民被呼譟之煩僕隸肆侵
漁之毒又云在縣官爲之亦且爲小以見僕之爲
之又小之小者也至煩引郭橐駝傳爲證執事之
意彰彰矣而僕尚闇焉夫爲政有體隨時而在自

非明理之儒孰能免膠柱之誚哉僕之愚迷其失固多然竊謂巡行勸勞之事無上下大小之殊有殊者或後世之失也是故天子徇農諸侯省耕大夫協功士庶盡力昔者大舜負聖人之資攝帝堯之位內而九官分職外而十二牧分民舜於此時端居冀方總率宇內豈不稱尊嚴之體免臣庶之擾哉乃與群后更迭覲巡僕僕然一歲而周四岳所至之處祭天可已祀地可已朝諸侯可已又屑屑然禮器之是修量衡之是校何舜之自小而不

自尊也豈當時岳牧皆不足以辦此歟後世人主則得矣穆然於九重之上和鑾不響而警蹕塵消諸侯無奔走之勞百姓無供給之費執事以爲與舜之事孰簡而孰煩耶將皆懲舜之失而不爲耶抑道有不類而不能爲耶苟以爲非人君之體而不可爲則是後世之君皆賢於舜而舜之事適足以爲萬世戒也禹之治水在堯舜重華之下居益稷贊助之上其他佐貳司空之職又不知其幾爲禹者授以成筭坐收全功豈不合大臣之體無細

事之勞哉然書稱其乘四載而隨山刊木史稱其手足胼胝何也嘗考四載云者謂水行乘舟陸行乘車泥乘輻山乘楫也夫禹以一人而領九州之水必不得已而往取通衢大川相其大勢可矣其他泥淖山徑之處盡遣其屬以行而已不勞焉豈不可哉而禹方且崎嶇跋涉惟恐不及意者救饑拯溺之心橫于中不暇顧事體之宜不宜也又胼胝云者謂手足皮厚也是必躬有執作之勞乃至此若但擘畫指揮乎其間則焦勞或有而胼胝必

無論語亦稱其躬稼是則禹之於水不獨自往又自爲之也後之爲人臣者則得矣職位稍崇卽自尊大偃然於僚屬之上孰肯少貶以就勞事曰此有司之守耳爲有司者又復若是曰此百姓之役耳由是自百姓而上無復有服勞者何其與禹之見異也執事謂此皆懲禹之失而不爲耶抑道有不類而不能爲耶苟以爲非大臣之體而不可爲則是後世之臣皆賢於禹而禹之事適足以爲萬世戒也舜大聖人也禹亦大聖人也古稱其爲法

於天下可傳於後世僕不聞其以君相自尊而忽於勞役之事此所以不能無疑於執事之教也夫舜禹世遠典籍遼邈又聖凡不同事難爲據姑以近世提舉浙西者言之宋時有徐宗正者親操畚鍤率先衆度我朝有趙通政者巡行阡陌泊宿洲渚若是者何如也皆可以爲戒歟然此又所未見也近日劉都憲總治張秋文武官僚執役於河上者不可勝數爲劉公者坐乎一堂之上令乎一堂之下亦足以重國體而致河成矣乃便服按

行日夕隄上泥塗有所不顧風雨有所不避寧不計官吏之俟候僕隸之侵漁哉是執事所親見也豈亦以爲非歟夫是三公者亦大臣也其事皆載在方冊著在人耳目僕不聞其以大臣自尊而忽於勞役之事此所以不能無疑於執事之教也所謂必不能徧者然矣僕意禹之汲汲如此豈自度其能徧九有而後爲哉亦盡其力之所及所不及者則亦已矣若預計其不能徧而槩不行焉非聖賢意也夫子謂冉有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汝

畫是聖人不責人之中道而廢而責人之畫也彼計其不能徧而不行者非畫歟所謂不勝其勞者然矣但既已受上之命而用下之墜則不得不盡其勞誰敢佚居哉昔韓子論孔席不暖而云聖人非不知安佚之爲樂誠畏天命而閔人窮也夫聖人未用猶且上畏下閔皇皇如此假使見用於時其急又何如哉諸葛武侯亦曰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夫瘁亦人之所不欲死亦人之所大惡也彼豈獨不近人情哉誠以熊掌與魚有不可以兼得也

所謂小民被呼譟之煩者有之矣僕思往年開運河嘗呼譟其民於鎮江去年濬諸浦嘗呼譟其民於海濱已而大修圩岸又呼譟其民於田野若是者皆可以已乎意者擇可勞而勞之不必避號召之煩以佚道使之不必慮怨尤之起也儻謂農田之事百姓之心聽其自爲不待督責則農官不必設水監不必開夏忠靖不必來於前徐司空不必繼於後矣所謂僕隸肆侵漁之毒者亦有之矣但此輩害人無往不然顧馭之何如耳得其法雖野

外亦不敢肆失其道雖庭中且不能防執事謂一切官僚不出門庭者便能免左右之漁獵乎恐不可因此而廢彼也惟在謹嚴其約束減損其人數而已僕每懲此故凡入鄉之日止用門僕一人隸卒六人更無書辦等役竊效昔人單騎之行不謂外人猶復云云也所謂在縣官爲之亦且爲小者執事之警僕切矣無非欲僕之識其大也然僕以爲不必論其大小是非而已耳故嘗謂政有可以坐理官有可以堂居校文聽訟之類是也乃若水

部農官則不然必以舟航爲衙署阡陌爲几席探源索委度高量卑然後爲能盡其職然後爲無負於人苟或不然皆心有所未盡義有所未安欲以稱於世曰賢水部良農官僕未之信也况律有之府縣官他事不許下鄉而點視圩岸獨不在禁限安得謂縣官爲之亦小也昔者子路爲宰問政夫子告之曰先之勞之明道程子之令晉城也暇時每至鄉村召集老幼而告教之詩書爲之句讀社會爲之科條夫宰與令亦今之縣官也彼一聖一

賢者其所以誨人處已皆不於其大而於其小何也豈古今不同舉措異耶所謂郭橐駝傳可以爲法者執事之警僕又切矣無非欲僕之不擾人也僕謂柳子此說亦因以警叢脞者耳非以此爲足以盡理官之道而凡爲理者事事當如是也若然則盡力溝洫之聖反不如橐駝之守約也且駝之於樹非蔑然無事也先盡其培植之功然後用其棄置之術今則未也隄防未盡修川澤未盡導猶之種樹未及培也而遽以呼集勞來爲戒亦同於

枯死而已矣豈善學駝者哉况彼之所病正以長民者不親省視而徒使吏號於其鄉故小民有饋吏之煩而無得食之實今僕則躬自往來詢其難易勤者勞之情者威之與子厚之說似不類執事比而同之僕滋惑焉夫惟執事宏達又甚相愛平時議論多所領解此獨未悉者竊意執事未及見僕之行事初自遠方而歸咻於莊岳之衆未暇爲僕少致思耳蓋此一事其最不便者官吏忌其精察糧里畏其刑威此其騰說倒置寔繁以執事未

思之情而聽二者之說此所以累言而累疑也尚冀盪除目前平視千古遠稽聖賢之迹近審諸子之規必若以爲理有所不可事有所不宜循之則爲僨事之轍改之則爲宜民之塗明白指趣纖悉開示僕雖愚迷敢不勵轉圓之節服苦口之劑以一烝人之心以副知己之望哉

季子論

黃傳

按春秋書吳子使札來聘或以爲生亂而春秋貶之或以爲讓國而賢之以爲賢之者公羊穀梁也

惟吳萊立夫則以爲不貶之亦不賢之因其來聘而記之耳貶之者之說曰禮徇匹夫之介節辭位以逃而篡弑奪攘之禍相尋於吳則季子之生亂也荆楚無大夫而屈完書族王朝下士以人通而子突書字諸侯公子以名著而季友書子母弟之無列者不登其姓名而叔肸書氏皆賢而特書者也今乃略以名紀比於楚椒秦術之流而無異稱焉其貶之深矣賢之者之說曰諸樊兄弟迭爲君而致國乎季子季子不受光弑僚而致國乎季子

季子又不受曰爾弑吾君吾受爾國是吾與爾爲
篡也爾殺吾兄吾又殺爾是父子兄弟相殺終身
無已也故君子以其不受爲義以其不殺爲仁吳
稱子善使季子故進之也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
不貶不賢者之說曰父子世常法也兄弟反側法
之變也湯甲盤庚之間殷以是亂者九世豈獨季
子之辭國乃生亂哉長幼之序不可紊君臣之分
不可姦此則季子之心耳若季札之辭國生亂非
惟聖人不能於是貶之雖聖人欲於是而稱其讓

國之賢亦所不能也齊桓召陵之師楚人未有必
盟之意也而屈完請服王人救衛之役王室微矣
而又使子弟主兵故子突不得有功季子來歸則
我公請之於齊而欲靖魯國之亂叔肸之卒則又
或以公弟之貴而世遂爲卿聖人之特書者特因
四子以立義豈得與季札例言之哉吳之使通禮
未同於中國吳子之使札是猶楚子之使椒秦伯
之使術也故聖人一以是書之諸說如此以愚觀
之以爲貶其生亂者固以傷於深文以爲賢其讓

國者亦微涉於淺見也初季子之讓國也豈能違
覩魚劔之禍哉使光也僚也皆季子也皆諸父也
魚劔胡爲乎來哉故以生亂爲季子罪者是以成
敗論人吹毛而求其疵也季子之歷聘諸國也觀
其禮而知其政觀其樂而知其德觀其君臣之言
語威儀而知其終身禍福之所止示之趨避之途
而莫不明驗焉則夫諸樊兄弟之不足以昌其邦
光僚諸子之不足以衍其慶蓋已了了目中矣其
所以因亂而必逃坐視骨肉之相殘宗枋血食之

凜凜也者豈季氏之本心乎蓋義有重於亡國與
絕祀者故不得已忍而爲此也意者季子之讓國
其諸以僭王之故歟諸侯而僭王莫大之惡也吾
受國而襲之吾豈可以爲人吾受國而革之吾則
賢矣置吾父兄於何地也故吾寧受匹夫狷介之
名寧負天下後世生亂之責寧使不才子弟爭奪
而亂亡而不忍身被僭逆之醜手揭父兄之惡赫
赫然示天下的也所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有不爲者季子有焉或曰季子知父兄之惡

蓋諫而更諸曰季子蓋嘗諫矣特以事體非常而視聽可駭不敢公言于朝廷而但密陳於私屋故國人不得聞史策不得書耳由此言之則春秋之於季子誠無意於貶之賢之而季子之所存深矣厚矣區區讓國以爲賢直其所託而逃焉之虛器也譬說無稽漫志之以俟君子正焉

慈母服議

司馬筠

梁人

安成國太妃陳氏薨江州刺史安成王秀荊州刺史始興王憺並以慈母表解職詔不許還攝本任

而太妃在都喪祭無主中書舍人周捨議曰賀彥先稱慈母之子不服慈母之黨婦又不從夫而服慈姑小功服無從故也更蔚之云非徒子不從母而服其黨孫又不從父而服其慈母由斯而言慈祖母無服明矣尋門內之哀不容自同於常按父之祥禫子並受吊今二王諸子宜以成服日單衣一日爲位受吊制曰二王在遠世子宜攝祭事捨又曰禮云縞冠玄武子姓之冠則世子衣服宜異於常可著細布衣絹爲領帶三年不聽樂又禮及

春秋庶母不世祭蓋謂無三命者耳吳太妃既朝命所加得用安成禮秩則當祔廟五世親盡乃毀陳太妃命數之重雖則不異慈孫既不從服廟食理無傳祀子祭孫止是會經文武帝由是勅禮官議皇子慈母之服筠議宋朝五服制皇子服訓養母依禮庶母慈已宜從小功之制按曾子問云子游曰喪慈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玄注云此指謂國君之子也若國君之子不服則王者

之子不服可知又喪服經云君子爲庶母慈已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子也鄭玄引內則三母止施於卿大夫以此而推則慈母之服上不在五等之嗣下不建三士之息儻其服者止卿大夫尋諸侯之子尚無此服况乃施之皇子謂宜依禮刊除以及前代之感武帝以爲不然曰禮言慈母凡有三條一則妾子之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雖均乎慈

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宜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正是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旣無其服則此慈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何以知之若是兄弟之母其先有子者則是長妾長妾之禮寔有殊加何容次

妾生子乃退成保母斯不可也又有多兄弟之人於義或可若始生之子便應三母俱闕邪由是推之內則所言諸母是謂三母非兄弟之母明矣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得有此對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玄不辯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已後人致謬實此之由經言君子子者此雖起於大夫明大夫猶爾自斯以上彌應不異故傳云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總言曰貴無所不包經傳互文交相顯

發則知慈加之義通乎大夫以上矣宋代此科不乖禮意便加除削良是所疑於是筠等請依制改定嫡妻之子母没爲父妾所養服之五月貴賤並同以爲永制

相說

孫作

相人之法論形而取舍之此世俗瞽伎之見不唯不足以知人而吾所以取人者一失其當則未免喪心挫志茫乎君子小人之不暇擇矣九方臯天下之善相馬者其求馬也物色牝牡不能知而不

失其爲良馬故伯樂曰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善相人者亦然相雖定於形神氣色之中見常在於形神氣色之外余嘗學此而得二法一曰變二曰常常者人之所不見變者人之所不知也常猶可勉變則雖鬼神有不能知當知其勉強逆計以遁其情則雖季咸之相壺子不能得其略至於天機之動忽焉而不可掩是雖裴行儉之議王楊盧駱無以出此也莫難逃者動靜語默之機莫難禦者倉卒應變之機

於其不可逃以觀其愛憎取予之常於其不可禦
以窮其必發難忍之變一變一常反復相明而貧
富貴賤壽夭之理得矣譬之於水匯而爲淵激而
爲湍束而爲峽流而爲川人見其異耳然而汪洋
起伏之形悍怒崩蹙之勢萬變不常而大小淺深
之數可以智測者其理一也里士陳君漢翁善相
人與余言悉合故錄此以遺漢翁而士大夫得吾
說以通之亦或有以知相非進於技而已也漢翁
通敏博藝舉止落落如物外人尤善飲酒遇所得

輒送酒家嘗爲學官不久卽棄去

澄江懶漁說

高啓 元人

暨陽之江有隱君子嘗漁其上朝不緡夕不罟汎
景逐波漫漫以嬉人見其不事其業因命曰懶漁
衆漁每得魚而返集于浦漉之間炊鮮漉清飲唱
爲樂視彼獨枵然則相與笑之且讓之曰夫農不
勤則飢商不勤則匱百工不勤則無以成其器今
我皆自力爾獨于逸我皆率常爾獨用荒不勞爾
躬不勗爾志則何以厚爾利乎懶漁曰吾終日漁

而子以爲未嘗漁惑哉詩書吾漁之具也群聖人之學吾漁之地也義理之潛道德之腴吾漁之所得也吾漁視子亦大矣何名爲懶乎衆漁慙而退高子聞之曰此善漁也世之習常務得而不知大人之事者其衆漁之徒哉

宋都督張英像贊

王逢 元人

有威可畏有儀可象以武起家爲國良將弓馬熟閑韜略素習勇冠三軍功高百辟內清中原外攘夷狄金人喪氣宵遯屏跡天生英雄再造宋室諸

葛之亞孫武之匹太山巖巖邦家柱石

趙孝子贊

徐瑄

大江之陰古暨之陽聿生孝子斯邑之光其孝維何秉心之良以張以維以激頽綱以樹乎天常維元之季寇賊擾攘于此土孽亦肆跳踉施以蠱毒侵于之疆盡我良心胥爲犬狼我有祖父惟義之恃誓不俱生憤戰而死我鬻旣嫠我躬亦釋誰能保之有姑妣氏盜赤我族購亦亟只我將焉之于彼武林我席未暝我突未黔黃霧漫漫寇亦斯臨

桑田斯變乃返陸沉日其暵兮有霧其陰嗟我鷲
雛曷慰母心死生契濶猶商與參匪我僕夫我難
孰任我姑在吳爰嗣其音我則攸邁我淚曷禁
王師載揚其容有赫殪彼兇殘乃梟乃磔旣投爾
戈以奠阡陌反我室家復我宗祜我母弗旋我情
匪憚倬彼昊天其形穹若我籲我疇豈不我格旣
不我格盍褫我魄越山迢迢越水滔滔車馳其陸
舟乘其濤我思母氏孰云其勞載咨牧豎載詢葛
藟載咨載諏我母于斯四明之麓東海之涯我齒

方壯我母則衰孰不歎嗟孰不獻歛載返桑梓我
心則夷覲我祖禰修我母儀昔爲愁戚今也怡怡
昔爲寒沍今也熙熙令德嘉聞由遠而邇衆善所
基百行攸祗彤筆登名載揚 國史從古迄今其
人爲幾昔有朱生世亦洵美苟生斯時乃敢同齒
暨山雖高莫樹厥聲暨水雖遙莫揚爾名天地並
久日月同晶以貫金石以通神明貽之千禩被之
八紘如卿之雲如景之星如朱草之挺生嗚呼孝
子之瑞斯徵

陶淵明贊

孫作

晉室之遺荊州之裔耻事義熙寧死栗里公田之
秫三徑之資安能鬱鬱久居於茲何物小兒應束
帶見彼五斗粟謂我眷戀秋風吹衣秋露霑裾卿
用卿法吾愛吾廬

李太白贊

玄元奕葉聖賢孫邈然跨海超無垠錦袍淋漓舞
鬱輪秕糠斯文遺世紛羿娥招搖迎帝閭訴以九
河導崑崙飛魚挾轉湘女嬪回光下照扶桑暎洞
庭鈞天弭節聞俯仰一笑三千春天台子微未足
論大兒汾陽誰與倫知章識公尚幾塵日衡氣機
與地文采石之水青山雲魑魅夜嘯狷齷墳吁嗟
夫人此栢神文或不死非其存

跋效顰集後

陸文圭

此澄江詩人繆荅石詩也詩家與文章家不同詩
家最難刪後三百篇經聖人手議論不敢到建安
稱七子李杜蘇黃集大成渡江初誠齋放翁後村
號三大家數其餘江湖詩人一聯半句雖是小家

數亦有過人者如江西派中人物彭城陽南康人
皆入社者故自古澄江無詩人噫今有人矣

題澄江櫂歌

邾仲義
元人

半山昔拜少陵像謂公詩與元氣侔後五百歲無
繼者元氣茫茫散不收我朝詩派因中州氣節首
推劉靜修宋季陋習茲一洒天運亦復詩家流楊
趙馬范虞揭歐金華莆田誰與儔亂來風雅久衰
落喜向澄江聞櫂謳澄江席冑同羊裘風塵之表
從天遊每和君山老父笛不換華頂仙人舟有時

擊節驚陽侯百恠莫敢窺十洲鯨波可蹈惜沉劍
鼇嶠欲蹋思連鉤澄江浪高江月浮江神迎櫂風
颼颼雲機上割天孫錦底用枯槎橫斗牛放歌濯
足銀河秋洄泐不爲澄江留誰道澄江淨如練我
視澄江直一漚此日相遭東海頭東海纖塵生我
眸醉擊珊瑚碎蓬礫笑委蛟珠輕博骰俗淫世靡
吾所羞孤鳳默默群鳥啾夏舩一扣海能小祖楫
載誓天何尤澄江櫂歌歌未休凝碧管弦非所憂
君詩匪予得稱好贈言請視今汪周

哀上萬戶蒙古氏丑廝侯歌

王逢

將軍舊乘青驪驪蒼龍金虎雙輝光揚旌伐鼓靖
閩徼山鬼迸落黃茅岡長鯨喊呀欲東噬以身扞
海民樂康十年楊柳蔭環堵一夜首蓓空沙場淮
江蕭條咽流水殺氣妖氛亘彭蠡提兵假道古舒
州親王遮留勞玉趾王言三邊賊緣蟻將軍不止
我其死月氏髑體酒數升諾重泰華輕丘陵儲胥
孤懸襍使守睥睨危急使先登藿蒲獵獵開金翅
篁竹深深攢鐵菱長驅大捷二十九生俘千人梟

萬首猙獰健兒駿奔走電掣雷訇若神授東南瘡
痍合未蘇終焉性命豺狼有仲冬炎風動地吹太
陽血赤芒星垂將軍百射百中之弓撥矢鈎天爾
爲黃蕉丹荔 芳菲保障千里今誰祠霜繁雪稠
侯我思

謝張雲門惠墨竹歌

張宣

太常先生官事閑時時寫竹三四竿就中一幅意
所到故使捲贈山人看山人書畫何曾識強向人
前弄筆墨此君更覺與相親筆下無神摹不得長

身耿耿霜枝垂蒼龍倒影雲淒迷玉簫無聲佩環
冷彷彿瑤臺月下歸黃金錯刀交屈鐵石土珊瑚
寶釵折不知何處起秋聲滿地清陰落蒼雪古來
誰爲竹寫真吳生墨妙乃其神輞川千年草木死
開元石刻爲世珍清貧太守腦千畝此竹此人寧
復有先生挹袂拍其肩高趙以來無此手古人乃
見今人中今人還有古人風經營慘淡出象外肯
以形似求妍工空齋四壁秋如水坐對恍然巖壑
底天寒翠袖倚佳人日落黃陵愁帝子瀟湘洞庭
空復情此君與我俱忘形雪霜凌兢不改操唯應
歲晚事先生

哀七美人歌 并序

哀七美人者采秦漢而下婦人所可哀者以賦也
摠之曰哀而有美焉有刺焉所哀者七人而哀之
之目有五焉一曰哀其賢而失寵不怨不怒知以
貞靜自守者漢成帝婕妤班也二曰哀其忠於所
事能以死徇者項羽妾虞石季倫妓梁也三曰哀
其無辜見虐死于淫刑者漢趙王母戚也四曰哀

其失身異域終不忘君者匈奴閼支王嬙也五曰
哀其貴而無德死不以良者陳後主妃麗華唐玄
宗妃玉環也合而論之美莫美於班而刺莫刺於
玉環故以之始終焉託風人之詞而寓善惡之實
亦將以爲後鑒焉爾是作也予與處敬唐君倡之
而一時善鳴者莫不屬和蓋有得於錦囊香奩之
體者予旣哀爲卷仍爲引之如此云

鸞車停輪呼國色妾知君恩恩莫極春宮燕子尾
涎涎飛向金閨唾瑶席妾身不如團扇羅南風若

少西風多空教長信宮中月夜夜照人雙翠蛾

班姬

楚歌四面秋聲起美人如花帳中死重瞳將軍蓋
世雄淚流暗逐烏江水妾身妾身賤如土八千健

兒何足數空留恨血漬平原碧草無風爲誰舞

虞姬

齊奴愛妾如愛花瓊樓十二神仙家時時吹笛學

鶯語珠簾翠幙停秋霞珊瑚聲中步帳冷一旦花

飛不留影錦雲倒壓玉丁東金谷無人呼夢醒

綠珠

未央宮深天賜寵手上嬌兒赤龍種商於老仙歌

紫芝羽翼那爲黃鵠重宮中野雞啄人肉香魂一

夜園中哭恨身不作朱虛侯明日五王湏血族

姬戚

却手爲琶翻手琵琶馬上風裂宮中衣玉關將軍兵

百萬恨君枉殺丹青師穹廬夢斷胡笳曲淚眼朦

朧漢宮燭荒丘遺恨草離離猶帶千年土花綠

昭君

步蓮香壓臨春閣玉樹歌殘金絡索韓家老虎太

生瘳一夜庭花如雨落妾身好似君身重雙魂恨

裂銀牀凍不知秋雨洗燕支多情猶入迷樓夢

麗華

銀盆偷浴金蝦蟆狺狺野鹿嘶宮花溫泉春透紅

玉煖沉香小亭飛燕斜姮娥舞罷秋風起延秋門

西月千里素練無情錦韉寒不恨將軍恨天子

玉環

贈張宣草書歌

高啓

昔聞汝祖東吳精醉傳草聖醒而驚女今能飲不

滿杓逸氣欲與相崢嶸高堂把筆若把槊長綃一

拂悲風生陰垂大澤雷雨過響破巨峽波濤傾颺

颺遊絲霄晴晝落落高斗回寒更飲猿連臂深澗

絕飢鶻揆翅荒烟橫自言靜裏觀萬物故能變化

窮其情嗟余少本好劒舞學書晚方從父兄終焉

懶情不得就塵滿硯田常廢耕覽時撫事每有感

胸次砮矼何由平空齋徃徃出恠語吟聲相應飢
腸鳴篇成請君爲我寫墨瀋洒壁從奔崩是時黃
雲閉歲暮返照忽出寒江明手隨意到不留阻正
似突騎陰山行令嚴不聞戈甲響一夜下盡名王
城安得師行亦如此頃刻坐見乾坤清嗚呼作歌
聊贈汝愈使流淚沾衣纓

錦樹行

許恕
元人

憶昔家住蓉城東周遭烏柏雜青楓一春門巷綠
陰雨六月林塘清晝風時當收藏未黃落景因壯

觀還青紅織成誰似天孫巧染出豈非青女工十
年無家寄吳市一日艤棹來穹窿人家隱見流水
遶樹林絢爛孤村通赤城丹霞映絕巘西山落日
迴蒼穹雜花秋明步障外歸鴉暮落天機中高情
作傳憶郭儂浮華戲人悲石崇題詩曾流御溝水
剪綵何煩西苑宮人生漸老歸未得秋色雖好將
成空何當喚起趙松雪寫我秋林倚瘦筇

義僧行

王逢
元人

世降道淪喪盛事罕見之我歌義僧行斬取國士

知僧臻生夏浦俗號徐大師勇敢重意氣赤孚可
格麋張忠郭解流任俠不計貲臻願出門下效死
誓不移盜尋寇馬洲魚肉乎蒸黎元戎堅營壁大
姓深溝池壯哉張父子分率脫項兒父擒子死難
家不得斂屍臻聞切齒恨恨死不同時夜卽操斧
刀奮身斫藩籬徑入牛宮內斧斷張繫維手殺盜
六人力挽間道歸妻孥拜堂下金幣謝所私上公
賜巾裳欲以好爵縻幡然掉臂辭還山弄摩尼方
今國步艱中外懼瘡痍銅虎盡懸綬鐵馬誰搴旗
嗟爾匹夫臻足張三軍威何不食君祿爲君靖淮
夷收名魯仲連千載爲等期天秋黃葉脫日暮玄
雲馳歌詩節鼓吹用壯吾熊羆

三貞篇

栖西女陳氏顏色絕勝玉阿耶燈窓下古傳常暗
讀義湏嫁官人麻臬心所足兵麾忽東指烽火蔓
平陸魚鼈遭顛連雞狗同迫逐猘猱哆其口反噬
机上肉母子泣相誓寧死不汝辱春輝黯門楣寒

日照鬼錄皇天實鑒臨家廟爲慘肅

自註云陳氏
母曹氏直講

確七世 鬚婦自註云惠婦 亦在難自判受命獨臂

血濺賊衽賊歎為斂縮差差白刃間偉節驚耳目

荒野雲雪暮緬想會深竹水流風悲鳴星迸萬羽

鏃回首陷沒地何限委溝瀆大叅行當來卹典具

簡牘前湖百世祠自註云此謂五代時列女何氏也 明妝儼車服

從以雙素鸞配享疇敢黷孤蓬任漂轉餘齒寄草

木倡茲三貞篇庶用矯浮俗

哀節婦薄氏詞

李華唐人

昔歲隋盜並起橫行海浙江陰萬戶化為凝血無

石不焚無玉不折峩峩薄媛炯然名節自牧之子

鄒徵之妻玉德蘭姿女之英兮鄒也避禍伏于榛

莽婉如之賔執為囚虜匍匐泥沙極望無睹出授

官之告託垂白之姥姥感夫人爰達鄒君兵解求

屍在於江濱哀風起為連波痛氣結為孤雲鳧鴈

為之哀鳴日月為之蒙昏端標移景而恒直勁芳

貫霜而猶存知子莫若父誠哉長者之言

精衛詞

許恕

西山石東海波海波浩渺山巍峩嶠石填海柰苦

何羽毛摧折口流血心不轉海可竭

吳宮怨

碧雲樓高秋月低夜夜栖烏夜半啼吳王宮裏無
西子江清露白芙蓉死

哀李士龍將軍辭

張宣

盤槊烏龍敵將擒解鞍白馬矢痕侵江山漫灑新
亭淚天地空懸卽墨心仰藥自甘酬萬死砍頭誰
許購千金錦沙泉上新封樹落日蕭蕭起暮雲

雙珠辭

王逢

游鯉山石高孱顏游鯉溪水清回灣中有峩峩青
結鬢望如春雲不可攀壬辰仲冬寇蜂起乳臭將
軍先披靡民人顛連社稷圯我固當爲貞白鬼後
來小妹復被驅亦葬魚腹全其軀山高水清幾千
載虹月夜貫雙驪珠夜深鮫宮屏機杼風吹草寒
鬻體語何由生長江沱間及見王睢鼓衣羽願回
堯天行化日女子有家男有室地下甘心燈似漆
哀烈婦費氏詞
青蕢花白蒲水黃雲日黯慘風悲涼停轡西向三

酌觴旂旌葆幢來混茫若有人兮凜如霜星流電
馳誰可望微言夙習大洞章功成拔宅居帝鄉鵲
河蟾竈肆翱翔咲援北斗挹酒漿帝曰欽哉無太
康下爲濁世扶綱常進規退矩禮自防釵荆裙布
卽孟光尊姑養之植德堂朱氏堂名階珠樹聯瑶芳
明璫蒼佩森琳琅搥鍾考鼓樂未央楚氛遮天耀
天狼飄然歸寧父母傍正坐漆室憂葵傷官兵寇
我加劍鋌昊天倚杵海變桑身有濺血無回腸稽
首再拜淚雨滂輾焉直上駮鸞皇

踏車謠

張庸 元人

高田水低田水田田積水車不起去年因水民薄
收今年又水 朝廷憂岸圩自是農夫事工程賴
有官催修東家婦西家婦喚郎去斲荒坵土車溝
昨日裏外平斷塍緊待新泥補踏車正忙兒又啼
抱兒踏車力不齊車踏不齊車揆軸軸轉橫牙婦
傷足婦忘怨嗟撫兒哭水深未易乾怕郎受笞辱
願天晴祛雨陰入夏無苦旱至秋無苦霖上寬天
子憂民心吾農飽煖長謳吟

江陰老人謠

汪朝宗

江陰城中頭白翁面皺脊曲雙耳聾手扶竹杖官
道側向人欲語捫心曾自言往昔承平日老夫城
中家富實一從淝右干戈興官稅差科日繁劇大
兒從軍行小兒應夫役幸有老夫存連年避兵革
戎兵旣退海寇來江陰城中生緣苔人心反覆七
變易殺人何異誅蒿萊去年自逢吳總兵與民爲
主民獲生官軍不擾民樂耕大開濠塹堅築城老
夫縱老何足惜願與聖朝歌太平

重九日宴江陰

杜審言

唐人

蟋蟀期歸晚茱萸節候新降霜青女月送酒白衣
人高興要長壽卑棲隔近臣龍沙卽此地舊俗坐
爲隣

新安送陸澧歸江陰

劉隨州

唐人

新安路人來去早潮復晚潮明日知何處潮水無
情亦解歸自憐常在新安住

自蘇臺汎舟至望亭驛因寄從弟紆

李嘉祐

唐人

南浦菰蒲覆白蘋東吳黎庶逐黃巾野棠自發空
流水江燕初飛不見人遠樹依依如送客平田渺
渺獨傷春那堪回首長洲苑烽火年年報虜塵

自常州還江陰道中

處處空籬落江村不忍看無人花色慘多雨鳥聲
寒黃霸初臨郡陶潛未罷官乘春務征伐誰肯問

凋殘

常州韋郎中汎舟見餞

主人憑軾貴送客汎舟稀過岸隨芳草回橈背落

暉映花雙節駐臨水伯勞飛醉與群公狎春塘露

冕歸

仲夏江陰官舍寄裴明府

萬室遶江次孤城對海安朝霞晴作雨濕氣晚生
寒苔色侵衣桁潮痕上井欄題詩招茂宰思爾欲

辭官

求守江陰未得酬朱昌叔憶江陰見及之作

王安石
宋人

黃田港口水如天萬里風檣看賈船海外珠犀常

入市人間魚蟹不論錢高亭笑語如昨日末路塵沙非少年強乞一官終未得祇君問病肯相憐

送王郎中知江陰

持歸霄漢青綾被去看吳都白馬潮疊鼓渡江寒浪伏鳴鏐入境野雲飄魚穿楊柳誇鯨膾人采芙蓉學細腰家有三槐爲太守弟兄誰似李文饒

送江陰簽判晁太祝

梅堯臣
宋人

去無珠履爲上賓進船申浦憶春申江田插秧鶉鴣雨絲網得魚雲母鱗青天折桂香未減紫豉賁

江陰縣志卷之二十一

五十五

何元

莼甘更新平時况可樂風月吳物信美聊前陳

舟入江陰集句

林震
宋人

踈踈蘆葦舊江天鄭谷何處風光最可憐白居易一帶

樓臺擎曉月夏竦萬株楊柳拂晴烟鄭文寶身閒暫覺

塵埃遠李道在寧憂雨露偏許渾三頃湖田秋更熟

許渾濁醪麤飯任吾年杜甫

眠滌

陳剛中
宋人

暨陽古澤中今歲仍大水舟行民田中一浪四十里農夫相對泣父子飢欲死酷吏亦何心誅求殊

未已豈繫竭膏血直欲剥膚髓哀此無告民有生
皆赤子天災自流行助虐亦何理我愧才術踈陸
陸佐小壘熟視不能救有淚空如洒皇心念下民
惻怛形詔旨丁寧旣諄複象魏幾黃紙要湏盡蠲
除仰稱德意美人微言或棄歸休從此始

端居

繆鑑
元人

修竹垂楊映戶栽清風長送午陰來門因好客時
時掃窓爲看山面面開此樂恐於兒輩覺長貧能
免俗情猜儒衣不似牛衣好分付山妻放窄裁

江陰縣志卷之二十一

五十六

何瑞

圍棊

午香簾影靜浮華對面機心萬里賒夾騎倒戈窺
虎穴亂烏橫陣占鷗沙當人不讓爭先着袖手湏
饒老作家欲訪爛柯山下客洞深春染碧桃花

解嘲

莫笑詩翁懶出門詩翁樂事在山村鶯啼楊柳金
歌舞蝶宿梨花雪夢魂罨畫丹青分曙色壓醅醺
醪漲溪痕燕簾風裏茶烟外自選唐詩教子孫

詠鶴

青山脩竹矮籬笆
彷彿林泉隱者家
酷愛綠窓風日美
鶴梳輕毳亂楊花

懷歸

折柳期春春便歸
叮嚀好與護柴扉
東風恠我歸鞍晚
調撥楊花到處飛

簷馬

錚錚金鐵夜交鋒
哭敵秋聲殺氣雄
戰退曉天塵不動
依然橫槊待西風

鬼燈檠花

江陰縣志卷之二十一

五十七

何節

老死儒生習未除
殘膏分得燎原餘
一枝冷焰搖清夜
要讀生前未了書

得女

得駒未必真權奇
中雀未必有淑姿
兒男未必勳鼎彝
女子未必光門楣
吾今素髮紛如絲
得此一笑春生眉
蒼蒼天道不我遺
猶勝伯道全無兒

澄江八景詩

蓉城曉烟

俞遠
元人

落月昏昏城樹白
山烟一帶接閭居
天高樓鼓晴

先覺江近篝香潤不除刀斗營前看洗馬轆轤井
上聚穿魚蓬萊有約蒲帆重欲問麻姑借羽車

巫門夜雨

巫子門前沙擁坡泊舟黑夜雨滂沱龍呼匣劍辭
人去鳥作飛車送鬼過剪燭頻昏抄細字看天未
旦起狂歌玉關何處頭如雪明月長竿還掛簑

海門賔日

天在海門東復東星移河落日曛曛三聲雞唱齊
州白五色鸞翔弱水紅舟楫盡登揚子岸衣冠應

滿太空宮寸心老我傾葵藿扣缶狂歌兩鬢蓬

孤山釣月

大江春石是孤山山下漁人戴鶡冠花發廣陵忘
揆柁水吞雲夢好持竿珠光電轉龍堂晝玉屑空
飛兔白寒一曲菱歌歌遽止馮夷按節鼓狂瀾

石灣春霽

春月少晴晴卽風石灣今日好春融已憐野水添
枯綠更有雜花開樹紅錦帳移厨人簇簇銀鞍並
妓馬瓏瓏擊壺錯按伊州弄句落鷗波浩蕩中

揚子秋濤

大江日日潮流地八月飛濤天半來高蹴一門危
立海散馳千道殷崩雷鳥驚斷磧都相失鯨掛橫
山不及回寄語北來能賦客江南奇觀遲登臺

沙嶼晚渡

吳山望斷楚山蒼江北江南一葦航野屋半開人
慘澹征車相次馬玄黃羽竿風急回鳴鶻魚笱燈
微隔樹桑指顧揚州莫惆悵燕姬樓上勸飛觴

淮甸晴眺

廣陵南盡是長川山隔川流不隔烟一騎看花來
闕下千帆轉粟上天邊漚波鴈磧芻蕘合豚豨雞
埒井絡懸我住孤城愁偃仄定來釣弋過殘年

偶成

許恕

一雨豆苗綠獨行溪水西繁露墜叢竹新流漲芳
堤偶與樵者語忽聞幽鳥啼內機久已息處處武
陵溪

耕樂子

牛背斜陽遠村漚邊獨樹閑門有莘野中耒耜浣

花溪上盤殮

書徐氏壁

卧聽今雨舊雨坐看前山後山不許時來俗駕柴
門雖設常關

長亭柳

長亭柳長亭春色濃如酒柔條細葉亂風烟年年
盡屬離人手汴水河堤空復春朝元宮闕已成塵
何似長亭管離別常送東西南北人我家揚子江
頭住憶捲疎簾看飛絮幾時折贈北郭生歸卧君

山最佳處

邊塘樹

邊塘樹從來生在邊塘路千船萬船百尺牽潮去
潮來幾朝暮樹身截如刀鋸痕半身刻鏤半身存
生成亦蒙雨露澤枝葉叢茂煩深根可憐托身不
得地銷盡凌雲浩然氣深林自有棟梁材廢質宜
爲人所棄

告天子

告天子爾何微麥秀風暄高下飛餘音嫋嫋入雲

去飛向天閻如有訴天閻蕩蕩虛且高言之諄諄
徒爾勞多少功臣如柱石緘口全身保衣食

吳將軍鎮守江陰

劉基

將軍少年才絕倫丈八蛇矛弓六鈞銀鞍駿馬馳
絕電出入戰陣如有神千年鼻祖西河守文治武
功無不有堂堂魏國一長城虎視秦人畏東首篋
中兵書幾萬言上遡呂叟窺軒轅運籌決勝帷幄
內將軍勇略真其孫將軍智謀天所啓源泉淵淵
海無底三軍側目避威風矯矯難兄更難弟晉國

元戎偃與毛漢家二耿同英豪今者將軍又儷美
騰陵不覺蒼山高憶隨 眞主過江左身披重甲
黃金鑠援予陷陣無勅敵引滿射生湏沒筈躍如
雙龍出海雲撒若兩鶻穿鷓群一呼萬馬皆辟易
一鼓四野開稷氛揮戈自是迴日手戰勝論功獨
居後要令聲名繼大樹肯使烟塵驚細柳江陰地
連吳會長熊羆當道狐狸藏層城粉蝶靜笳角平
田白水安耕桑皇天無私德是與以德保民人孰
禦棟梁楹桷要相扶勉爲蒼生慰延佇

和惠子雨中詩五首

王逢

草閣寒多帶雨陰
雨餘江鳥自浮沉
鬢毛漸比吳絲白
春色都隨杜酒深

桃花昨夜愁盡發
燕子今春疑不來
雪衣鸚鵡亦可恠
錯喚主人非一回

今春又值甲子雨
十年之前人日晴
東風誰家作花信
白水滿堦如雪明

鶉鴣喚雲雲不開
紫菌生榻蝸行苔
五花誥身酒市賣
一葉野舟天際回

小范宅前花霧開
正要惠子白驢來
春波鴨綠酒一色
飲酒對花須百盃

題杉谿老人家壁二首

朝夕一盂白飯東
西幾緗青鞵邀客烹
葵別墅課兒題竹高齋

紅白花明水寺青
蒼樹繞沙村夜多涼
月照席日有清風掃門

避地梁鴻山四首

舍邊新花夜合井
上老樹冬青孟光齊
眉舉案兒

寬携鋤帶經

三百銅錢斗酒一雙蠟屐千山莫問浮雲富貴且
消天與清閑

北里戎衣袴褶南隣墨勅斜封多我幽居水竹有
誰高卧雲松

風塵涉五六宰忠孝錄數十人已判詩移白日更
須藥駐青春

送憲史張子恭還鄉遷母葬復之婺州

張仲霜臺彥還鄉妥母靈山人携絮酒太史撰埋

銘佳氣雲霞色芳羞沼沚馨慈烏感孝行飛候最

高亭

郊行卽事

枯茅三四椽黃土一兩堵中有白髮翁累累織麻
屨將謂營朝夕乃以輸官府昨日設公燕高堂陳
鼎俎食前方數丈吹笙擊鍾鼓里胥叩我門咆哮
怒如虎賣履典春衣出銀二錢五我聞長太息垂
頭不能語去去趣歸來村村省編戶

傲李長吉體哀七美人

張端

心如石淚如鐵重瞳將軍帳中別朱旗卓地蹋楚
歌蕙蘭氣散將如何土中碧血無人掃春風調笑
美人草

右虞姬

赤龍飛白蛇斷紅藥急開春不管野雞飛雉來逼
人如意擊碎雙蛾顰豹姿老翁雲滿笠夜聞人屍
嗚嗚泣

右戚妃

紫金槽鬱輪袍琵琶根根漢月高陰山一去一萬
里長別官家嫁戎子風沙刮人百草乾青青塚高
摧肺腑

右昭君

燕雙雙尾涎涎黃金屋高花滿烟玉階碎擣明月
色合歡素紈吟不得長信宮門夜如海萬歲千秋
心未改

右班姬

錦爲帳金爲谷木難瑟瑟翠衣服主家十二鴛鴦
樓春風撲簾間玉鈎樓前雨點飛箭急花委香泥
不堪拾

右綠珠

琪樹新璧月滿洞房朝夜香風煖臨春結綺艷詞
章後庭花飛斷人腸轆轤無聲冷脩鯁雙雙劍合
燕支井

右麗華

雲霓裳荔枝漿白鳳叫叫玉笛長毵毵舞墮梧桐
月無人爲解同心結金錢錦綳娛養兒三尺白練
酬相思 右玉環

還陳檢校山谷詩

孫作

蘇子落筆奔海江豫章吐句敵山嶽湯湯濤瀾絕
崖岸崢嶸木石森劍槊二子低昂久不下藪澤遂
包軀與鰐至今雜沓呼從賔誰敢倔强二子角吾
尤愛豫章撫卷氣先愕磨身咋舌熊豹面以手捫
膺就束縛纖毫剔抉難具論宛轉周腊爲鄭朴烟

霏澹泊翳林莽赤日照耀開城郭沅江鱉肋不登
盤青州蠓胥潛主殼洞庭東南入無野二儀清氣
會有壑土如此老固可佳不信後來無繼作我嘗
一誦一回顧如食橄欖行劍閣忽聞凍雨洗磨崖
抵掌大笑工擦摸作詩寄謝君不然請從師道舊
所學

大堤曲

日落襄陽城月照大堤曲綉頰似華紅含情江水
綠

君騎白馬來我騎青驄去背面不相識兩馬驕嘶
住

漢水可方舟大堤容兩輪春風堤上華不入漢陽
津

宜城竹葉酒女子數錢沽上馬問兒童醉似山公
無

雨中

江南斗米三百錢抱飢閉門人晝眠衾裯入市不
論直破竈日中炊濕烟

次韻蘇西澗聽琴

張宣

群仙燕集白玉堂九霄環珮聲微茫中有一人雲
霓裳龍門之桐手所將金徽拂拭鏘琳琅坐令聽
者俱倘佯一鼓天地爲低昂再鼓日月爲晶光漢
水澱漫包湖湘青泥八百縈羊腸三十六峯澹青
蒼湘娥恩怨兩不忘博山温火存古香六龍斡回
化日長羲黃周孔儼在傍直造太古窺鴻荒秋風
小弄轉素商撼撼敗葉鳴枯桑世人耳濯絲與簧
未識丹鳳鳴朝陽推琴神思隨飄揚恍如扁舟詠

滄浪皎皎亮月生東方不知身在荆蠻鄉

送許穆從遊孫江濱

澄江自古稱多土墻東老人老已死斯文潦倒屈
未伸力障狂瀾有孫子河汾講道身去隋天隨著
書常苦飢先生有才才不施後千百載今其誰聞
說年來居秀水兵革蹉跎及暮齒君山草樹未荒
涼胡不遄歸教鄉里送生從師宜勉旃古人未必
無師傅絳帷日煖絃誦好時從許穆話張宣

贈相士

桂叢始華香滿院烝然有客來相見自言幼讀許
負書爛爛雙瞳炯巖電瞪予丰采誇再三昔何蠖
屈今豹變窮官得之談笑頃不用文場苦麀戰人
生所責能自知我嘗鏡中見吾面兩顴頰色耳無
輪齷齪低頭甘鄙賤縱如眉目差踈秀已分半生
食破硯長吟抱膝倚青天看盡投林飛鳥倦封侯
骨相豈不殊飛虎頭顱加頷燕撥灰煨芋且勿言
門外秋江淨如練

溪上偶興

丹楓血染霜前樹回首千山萬山暮水亭隱映隔
江村茅屋幾家山下住長風吹落松際雲笑倚青
天數歸鷺漁歌樵唱下平蕪秋色茫茫不知處

陪周伯温左丞春遊

官河流水又春波流盡興亡事幾何忍見義熙書
甲子已聞聖德頌元和數莖白髮非關染一寸丹
心未肯磨寂寞館娃宮畔月當年曾照美人歌

題沈秋淵小瀛洲

羽人我夢仍丹丘冷風乃得小瀛洲蓬萊水清一

萬里蟠桃子熟三千秋雷丁未發著書閤海鶴解
知吹笛愁琅玕芝草如可掇汗漫有意同遨遊

賀趙孝子旌表

蔡昶

砂阜孕奇璞秀出芙蓉青泉深白龍卧林靜玄猿
鳴偉哉趙孝子山水鍾奇英祖父昔邁亂身殞家
亦傾時方居襁褓萬死潛孤形艱危脫虎口家衆
惟有承匪依姒氏姑保抱誰能成恩深教仍立榦
絕根復萌時平返故里田廬欣再營居安心轉惕
母氏嗟曷迎陟屺堅南北東西邈難憑精誠貫金

石一念徹杳冥音傳思殊亂指嚙神亦驚孤衷日
皦皦片影雲惇惇履經群巘疾葦泛洪濤輕彼蒼
竟垂憫默俾之四明一朝忽相遇離思如春冰綵
衣照吳越白髮還家庭熙熙復皞皞此樂孰與并
陽春浩無涖寸草伸微情穎羹奉彼適羲馭馳莫
停霜萱委晨砌風木悲秋聲攀慕劇號籲寤寐瞻
儀刑孝行世可重幾人能力行黃泉已埋骨青史
常標名

天恩錫旌表里閤生光榮寥寥朱康叔千古堪同

稱作詩告來世俚語非無徵

遺廖忠愍三首

顧琳

幽懷怒如擣奮欲飛彼旻冥冥望無極浩蕩風披
雲之子在萬里哀鳴九天聞群角散濺濺衆翼迴
紛紛當塗總翕忽失路空悲欣以我耿耿憂知君
日殷勤所恨爲力弱耻從駑馬群何時一振衣聊
以樂我員

孤鴈歸南國翩翩起高翔引領忽不見涕泗沾我
裳吳水深萬丈欲濟川無梁我欲從之游改輒登

高岡徘徊衢路側仰見日月光

氣清天宇高心寂塵纍空木落山獻體波縮沙留
蹤明滅固有時容色如飄風欲行似違俗欲止非
令終爲詩寫幽尚抱恨恒忡忡

江口晚發

張庸

四月南風紫楝花一江春水白鷗沙老儂只住雙
涇口船趁回潮早到家

江陰寓舍漫興

徐淮

窓前數株栢峩峩古衣冠對客無媚容鐵面霜雪
寒海溜不自持隔牆索人看如何路傍子真意傾

柔曼

山鳥集庭樹顧我留好音迂踈脫機巧微物知此
心呼童具盃盤自聽還自斟酒盡忽飛去悵墜烟
雲深

沿溪採芳杜香氣襲我衣貪得不知厭竟踏明月
歸空堂燒短燭餘情付清徽曲罷發長歎此意識
者稀

遠道無青眼高堂有白頭看山聊寄傲得酒更添

愁細雨馮驩鋏斜陽王粲樓孤身百責萃的的愧
沙鷗

鶯聲度綠楊燕語留華屋好景值清和高情對醺
醪焚香究遺經抱甕灌新竹了忘故園情頻年爲
客熟

讀書茅簷下古道照我顏掩卷思古人邈焉不可
攀當夕屢廢寢當晝屢廢餐浮辭炫俗易實理躬
行難

田父有好懷邀我酌新酒老妻出菜羹稚子供麥

糗感此繾綣情山窓坐成久歸路行人稀月光照

溪柳

寒士多局促我顏獨軒昂寧爲珠玉捐羞作瓦礫
藏落落青松軀凜凜寒雪腸百年天地間俯仰有
耿光

韓公負倔強萬里潮州行蠻烟縈病骨上表還哀
鳴亭亭山中栢歲寒色青青丈夫金玉操中道隳
平生

古人有嘉言詩章爲道害山齋岑寂中聊爾寄私

快不知漢魏體安識齊梁態觸機發心聲感情響
天籟

迂踈畏炎暑散髮修竹林綠色豁病目清風滌煩
襟好詩節間題濁酒葉底斟古賢不可起勝會難
重尋

夫渠好色相嬌艷無等雙全家住水國半面臨山
窓細雨濕紅袖微風翻翠幢可望不可狎貞心諒
難降

人生天地間倏忽幾許客鹵莽不力爲蹉跎趨下

策詩書漑心胸道德澤顏色要求百世榮肯惜暫
時厄

集古詩二首寄江陰門士

張敬

宦遊蕭索爲無能司空圖何處登高望二京鄭谷綵筆

昔曾干氣象杜甫青袍今已悞儒生劉長卿百年身世

如萍轉伍良臣萬里歸心對月明盧綸欲把一麾江海

去杜牧五湖煙景有誰爭崔塗

老向人門似更慵黃庭堅可憐鉛槧竟何功杜牧年拋

造物甄陶外蘇子瞻思入風雲變態中程伯淳客路情

懷元倥偬朱晦翁此身飄泊苦西東杜甫丹陽古渡寒

煙積皇甫冉何處吹簫向碧空蘇頲

遺文第十五

江陰縣志卷之二十一

書江陰縣志後

郡縣分土而治其政若易也而川谷
異制民生異習則其所以爲休戚者
亦因以異而施之於政緩急亦不能
以皆同以不能皆同之政而雜然施
之此郡縣之治所以未易言也江陰
素稱殷富爲

後序

一

國家財賦之區而地多高印民常苦旱
昔人並開諸渠皆自江以達於運河
議者因謂以洩震澤之水使入于江
而不知其正欲引江之流以便乎農
也惟其潮汐往來沙渾易積疏濬未
幾而湮闕如故故言水利者莫急於
江陰而言治水之難者亦惟江陰爲

甚其東私港谷瀆之間接乎常熟之
慶安去縣九十里而遙其地枕江以
爲險其民負鹽以爲利法制旣踈習
染遂惡小者揭竿黨聚肆行村井而
大者治舟航挺矛辦公肆鈔掠於洪
濤巨浪之中至抗衡官兵而莫之懼
吏捕者少則不能得多則遂遁而入

於海故江陰素稱多盜賊之擾而言
弭盜者亦卒無良策夫其急與擾也
則政莫有先焉者而其難與無良策
則亦以因循曠廢之餘而欲得夫久
安永逸之道爾盖爲政之道猶之治
心治心者日省察之而後私僞無所
容而本體常明爲政者日飭治之而

後釁孽無所萌而民生常安今或積
數年不濬而一旦欲諸渠之並通居
常無以稽察其出入先事不能逆折
其萌芽而欲寇竊之不作此雖下濕
素安之地尚亦不可而况欲以是得
之於江陰乎故爲政者誠加之意時
而考之母忽其安歲而計之母畏其

難則施之有序事固無不可爲者故
治水難矣而計畝以授功分年以治
事所謂導河夫銀者又爲之歲畜以
待需則官府爲歲舉之常而無并集
之擾百姓以彌月之勞而獲十年之
利即諸渠亦未嘗不可通也至於盜
賊之變雖無常形而先事立防則若

保甲之法編集提督之有方會哨之舟彼我往來之無間則亦可以消其未形之惡禡其不肖之心而即不幸有變亦不至於滋蔓而難圖矣蓋崇本以清原因時以制變賢哲之士自有良圖而天下之事則未有無序而可行懈弛而可幸於無禍者也此其

大端也予之始從政於此也睹民物而惻然視案牘而茫然徒切焦勞罔裨治理今而後知江陰之政其先且大者寔在於是則又以積廢之餘未能兼舉而且自惟鰥曠罪深莫克是終之爲懼於是丁未十有二月江陰縣志成邑之事巨細既有載矣而於

斯二者則予不能不深致意焉以俟
後之君子也邑故有志今志作於大
司成水南張公其遺文故實多採諸
舊志而提綱以示之準糾繆以協於
貞芟蕪以歸於核蒐逸以入於詳使
燦然足以信今而傳後從政者有所
于稽則公所自得者居多其共繕之

費取諸歲會之餘而公自授館汔于
告成盡謝廩庖之餽省金凡若干兩
同修邑志者五人亦多所謝卻而劉
生珪林生文煥中以病亡蔣生龍復
與計偕孜孜夙夜克相厥成者則多
徐生鳴玉吳生胤之功焉皆讀志者
之所不可不知也

賜進士出身知江陰縣事餘姚趙錦書

後序

六